第一章
教室里的恶作剧

数学老师佛罗拉·米切尔刚提出一个只有佩吉·苏一人能回答出来的问题，这时，一个幽灵进了教室。

佩吉努力不让自己打哆嗦，虽说看见幽灵——他们更喜欢被称为隐形人或透明人——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她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，不过，像这样直接面对他们之中的一个，毕竟还是一种非常非常令人不舒服的体验。

那家伙是用头穿过门进来的，就好像门是用很容易捅破的软材料做成的。他个儿很小，浑身呈乳白色，像用奶油雕塑出来的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佩吉·苏，”数学老师喊起来，“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
女孩正准备回答，幽灵跳到她的腿上……还用手捂住她的嘴，不让她说话。佩吉试着推开他，唉，哪里推得动！隐形人都有一股可怕的力量，想和他抗衡等于想用手臂举起一头大象！佩吉·苏知道此刻自己的样子很傻：嘴张着，一句话都不说……而且面孔转成紫色，因为她就要闷死了！

“只要我愿意，”乳白色的小东西冷笑了一声说，“我可以把手一直捂在你嘴上，直到你窒息而死。谁也不明白你出了什么事，你将在课桌上打滚，脸色发黑。那才有趣呢，不是吗？”

佩吉·苏又一次试着推开他，可是她的手穿过了可恶的小矮人的身体。人类是摸不着隐形人的，这是一条根本的法则，相反，隐形人却能随意摆布人类。他们可以像揉面团一样揉捏人类，而且对隐形人来说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可以揉捏的面团。佩吉·苏曾经看见隐形人轻而易举地用拳头把一辆汽车打扁，后来人们说，车子弄成这副样子是因为路上出了车祸。

佩吉开始害怕了，捣蛋的小妖精始终不松手，女孩感觉血涌到了太阳穴，嗡嗡直响。

“你知道我可以弄死你，对吗？”幽灵又说，“不过，我不这样做……因为我今天心情挺好，而且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

善良。”

他撒谎。至少不全是真话，佩吉知道隐形人不能靠自己的手把她弄死，因为有一种强大的、神秘的魔法在保护她，这魔法让她的敌人气得七窍生烟。

那东西每说一句话，脸就变个模样。

隐形人有一个可悲的怪癖，那就是没有确定的面貌。他们一会儿变大，一会儿变小，不停地变脸，甚至模仿一件物品或一只动物的模样，假如他们想这样做的话。坐在佩吉膝盖上的这个家伙，此刻正兴致十足地先后换上美国历届总统的面孔——他们的头像就挂在教室的墙上。而一个只有五岁小孩身材的乔治·华盛顿或者亚伯拉罕·林肯靠在自己身上，那感觉真叫人尴尬。

“佩吉·苏！”佛罗拉·米切尔发话了，“别再做鬼脸！你的脸涨得通红，你没生病吧？要人带你去医务所吗？”

教室里的男孩全都笑起来。谁都无法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只有佩吉一个人拥有看得见隐形人的可悲特权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教室里没什么异乎寻常的事，这一节课和所有别的课没有什么两样……除了那个疯疯癫癫的佩吉在那儿发神经病！

那家伙终于拿开了捂在佩吉脸上的手，女孩这才透过气

来。她打了个嗝，就像游泳的人在水下待得太久了。其他学生纷纷向她投来厌恶的目光，大家认为她“古怪”，“不可以交往”。她的行为举止不仅让她的同龄人摸不着头脑，也让成年人大惑不解。

“佩吉，你听见了吗？”米切尔夫人有点不耐烦了，“等你结束了你的当众表演，就到黑板上来写我问你的那个方程式。”

佩吉本想照老师的命令去做，但是坐在她腿上的隐形人不肯动，把她“钉”在坐位上站不起来。隐形人就是这样：他们一会儿变得比羽毛还轻，一会儿又改换自己的密度，变得比岩石还沉。

“我等着呢！”老师呵斥道。

乳白色的小人总算下了地，此刻他好似橡胶做的，步子带有弹性。你会以为他的鞋底下装了弹簧……只不过他没有鞋子。他和他的同类一样，不穿衣服，也不穿鞋子。无法确定他是女孩还是男孩，隐形人没有性别。如果说他们在佩吉眼里或多或少是以人形出现，那倒不是出于遗传的需要，主要是为了方便。

谁也看不见他们……除了佩吉，她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如此。

“到黑板前面来！”米切尔夫人气鼓鼓地说，同时递给她一支粉笔，“快点！你以为我们大家都由你支配吗？”

佩吉接过粉笔，她的手心汗津津的。她知道老师要她写的方程式，写出来毫无问题，但是她不知道躲在身后的乳白色捣蛋鬼又会使出什么花招。

他步履蹒跚、摇摇摆摆地跟着她，还滑稽地把身体的某些部位延展得很长。现在他的右臂长达五米，伸出去，越过一些学生的脑袋，去拉坐在门边的林达的头发。真愚蠢，完全是讨厌的男孩干的事！

佩吉·苏受够了，她真希望听见下课铃响，好立即逃之夭夭。她的手指紧张地抓着粉笔，开始在黑板上写公式。立刻，隐形人的手贴到她手上，紧紧握住，简直要把她的手捏得粉碎。女孩意识到下面要发生什么事，她绝望得直哼哼，原来那家伙正在强迫她写出一些她从来没想写的字。

教室里爆发出几声惊叫，佩吉吓坏了，忙看着粉笔正在黑板上一笔笔写出来的话：佛罗拉·米切尔发痴，爱上了校长！

女孩们扑哧扑哧地笑，男孩们笑得直不起腰，老师呢，脸色变得铁青。她跳过去一把抓起黑板擦，急忙擦掉横贯黑板的那句由巨大的字母组成的话。

“这事不能就这么了结，”她气得喉头发紧，直喘粗气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校纪律委员会要讨论你的行为，我要求开除你。”

隐形人的手始终紧贴着佩吉的指头，并且强迫她写出另一些更加不堪入目的字。佩吉感到泪水模糊了眼镜的镜片，她那副粗大的眼镜一直是女孩们嘲笑的对象。

“够了！”老师叫道，“我看你是昏了头！”

那家伙在他的牺牲品耳边冷笑。隐形人的嗓音都很尖，带着嗡嗡声，像虫子的鸣叫。他们说话很快，只有佩吉能懂，正常人听到的只是一种正在吸血的蚊子的嗡嗡声，令人讨厌。

“你看，”怪物说，“你看我们玩得多开心。我要是真的很坏，就会叫你写些更吓人的话，让你坐牢。你想像得出我们用一支好刷笔能在满城的墙上写出什么来吗？种种骂县长、骂市长的脏话……我只要抓住你的手不放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女孩差点求饶，“别这样。”

幸好她及时咬住嘴唇没说出来，否则大家会不明白她这话针对的是什么。

教师的喊叫引来了学监，他冲向佩吉。隐形人立刻离开了他的受害人，她恢复了行动的自由。

接下来的事跟佩吉以前在其他学校的遭遇没什么不同。在她父母给她注册的所有学校中，她人还没到，坏名声已传到了那里。所有学校的心理医生都认为，她是心理不正常、容易产

生幻觉的青少年的典型例子，隐形人为自己玩弄各种手法造成的这种局面感到很开心。他们的办法既简单又管用：他们愈是把佩吉搞成大家的笑柄，就愈不必担心人们会相信她说的话。

佩吉小的时候——大概六岁左右——曾对周围的人说过自己看到的东西，这真是个错误，结果她被带去看医生。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”医生嘟哝说，“孤独的孩子往往会经过一个编故事的阶段。他们给自己编造出一些想像的伙伴，过一阵儿会好的。”

可是佩吉身上这种让人不安的癖好却一直持续下来，好像扎了根。她不断地、一直不断地看见“幽灵”。

“‘幽灵’，这是人类给我们取的一个荒唐名字，”她最初碰见的隐形人中的一个曾经这样给她解释，“你的同类很蠢，把我们当成鬼魂，当成想纠缠他们的死人。也有些人以为我们是外星人，这同样很傻。我们既不是鬼魂，也不是外星人。”

“那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怎么称呼你们呢？”佩吉问。

“叫我们隐形人或者透明人，这两个称呼我们都能接受。‘幽灵’这个词太俗了,让我们起鸡皮疙瘩。”

学监把佩吉带到学校心理医生那里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女孩穿过一条条走廊的时候，聚在衣帽间门口的学生们都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。

佩吉在门厅的一把蒙着塑料护面的扶手椅上坐下，身子蜷缩在椅子里。给她造成这些灾难的那个怪物刚刚从这里消失，临走时还对她做了个嘲笑的动作。

佩吉·苏摘下眼镜，擦擦镜片。她的近视也是透明人使的坏，他们当中的一个以前冲她叫嚣说：

“我们不喜欢在搞恶作剧时有人看见，不喜欢你时刻在那儿窥视我们。我知道没人相信你的话，不过，这总叫人不舒服！”

说着他朝女孩放出一道很亮的闪光，这道光穿透她的视网膜。从那以后，佩吉的视力不断下降，她每年都得换镜片。男生们给她取了个绰号，叫她“鼹鼠”。虽然她长得小巧可爱，却还没有男孩子喜欢她，学校的舞会上从来没有一个男孩子请她跳舞。因为他们谁都不想被人家看见自己陪着这么个古怪的女孩——她成天察看着外面的景物，好像那里正上演着平常人看不见的好戏。

佩吉戴上眼镜，走到窗口。窗外，草地的那边，伸展着沙托加城，它原先是印第安人的领地，现在还残留着几个图腾像,已经被白蚁啃得差不多只剩下一半了。在外面的世界里,人们都以为自己过着正常的生活，以为自己的生活由自己决定。

他们想错了……

透明人无处不在，就在此刻，佩吉还看见他们穿过一座座房屋的墙壁，或者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中间从马路下面钻出来，他们是造成人类灾难的罪魁祸首。佩吉常常看见他们是如何制造一起起车祸的，他们站在交叉路口，跳进一辆过往的车子，把手放在驾车人的手上，于是掌握了方向盘，而驾车人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，眼看着车子撞到一棵树上或者撞倒一个行人，自己只会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我不明白……方向盘不听我的使唤，在我手里自动转了起来……”

可谁都不信他的解释，除了佩吉·苏。

隐形人主宰着一切，他们能把手伸进你的胸膛，而你一点不知道，然后，他们只要一把抓住心脏，用力捏紧，就能引起一次心脏病暴发。

“他们是杀手,”佩吉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说:“每日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夜，他们犯下成千上万的罪行而不露丝毫痕迹，没人想到世上会有他们存在。”

是的,没人知道,除了她。这真是个包袱,背着它很沉重。

她把脑门贴在窗玻璃上，心里又气愤又绝望。气的是看着世界被这些阴阳怪气冷笑个不停的坏家伙摆布，绝望的是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。

佩吉是他们的眼中钉。他们恨她，因为她是他们恶行的惟一见证人。如果有个疯狂的杀人犯走到街上拿刀捅过往的行人，那多半是因为有隐形人在操纵他的行为。

“佩吉·苏，”女孩背后响起学校心理医生的声音，“有人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，我们来谈谈好吗？”

佩吉·苏点点头，眼睛始终低垂着。她想：“不能叫成年人灰心丧气，虽然他们对现实那么无知。”可危险的是，成年人却想：“她没救了，最好在她对周围的人还没构成危险时把她关起来。”

这就是隐形人要达到的目的。

三分钟后，心理医生给她签了个条子，准许她回家，女孩

谢了他。在发生了上面的事以后,她不想再受到同学们的讥笑。

她把书抱在胸口，离开了学校。一群透明人立刻围上来，像卫队似的，并且大声辱骂她、嘲笑她。他们一个个从房屋的墙壁里钻出来，从厚厚的人行道路面下冒出来。有的身体只有老鼠那么小，有的却有大象那么大，有的刻意给自己一副人的模样，也有的像牛羊大肠做的气球在空中飘悠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质地都像牛奶。出于“好玩儿”，他们中的两个抓住佩吉的手腕，强迫她的手在空中乱挥乱舞，像是在赶走一群看不见的黄蜂。书和练习本都掉到地上，可她没法去捡，因为隐形人正拖着她往前走。路上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尴尬，装做没注意这个有幻觉的女孩。她一面走，一面把手举到头顶上挥舞，好像她是一只巨大的蝴蝶，太重了，飞不起来。

“又是那个小费尔内，”一个杂货店的售货员轻声说，“可怜的孩子正在发疯。”

“她爸爸妈妈倒是挺正派的人。”站柜台的同事叹气说。

透明人簇拥着佩吉·苏穿过整个城市，女孩已习惯了这种伤她自尊心的事，不过她还是鼻子一酸，十分想哭。

为了刺激她，一个透明人指给她看另外两个透明人，他们正在一个车库里准备制造一起火灾。有一次，佩吉·苏曾看见他们抓住一个小男孩手中的卡宾枪的枪托。小男孩本想用枪打

开罐头，隐形人却迫使他把枪口转向他的小伙伴们。那天，他们的恶作剧造成一人死亡。

“你们为什么这么坏？”女孩第一千次这么问，这时透明人终于放开她，准备走开了。

“我们并不坏，”其中的一个回答说，“我们只是闷得慌，需要消遣解闷。我们的幽默感和你们的不一样，这难道是我们的错？”

“可你们的玩笑造成我们的死亡，”佩吉·苏反驳道，“你们的玩笑只让你们自己发笑！”

“这就是最重要的嘛！”乳白色的地精哈哈大笑着说，随后钻进地里。

女孩叹了口气，她的课本丢了，可是她没勇气再回去捡。

她已经到了城边，沙托加城四周是一片玉米田，如同一个金色的花环，微风吹过，沙沙作响。拖车营地就在那里，由一个松松散散的围栏围着。若干大小不一的房车停在那里，有几辆已经锈蚀，看来再也不能上路了。住在这里的人很杂，有的人就以车为家，没有别的居所，但是有的人，比如佩吉的爸爸妈妈（她爸爸是粗木工）靠车子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，走遍全国。

第二章
可怜的驱魔女孩

佩吉发现自己根本不想回家，学校的心理医生肯定已经通知她母亲了，她免不了要听妈妈常有的一连串绝望的喊叫。为了尽量推迟这难受的时刻，她钻进了玉米地。她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国家，一个美丽的地区，为什么事情要这么复杂呢？她多么希望自己和别的女孩一样，普普通通，平平常常，有一个脸上长着青春痘、有点傻乎乎的男孩子喜欢她，看完一场电影后，他送她回家时设法接近她……她多么希望没有别的心事，只操心为了参加毕业舞会选什么裙子，梳什么发型，穿什么鞋子才相配。她还太年轻，不能对付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。她常常羡慕同学们拥有的平静的幸福，而他们，明摆着，还自以为

很不幸！真愚蠢。要是他们像自己一样，不得不随时随地对付透明怪物的欺侮，他们又该怎么说呢？

她听着玉米叶子的沙沙声，心里知道这安宁的时刻不会长久。果然，不出她所料，一个乳白色的圆球在地面上变成了一个大蘑菇的形状。接着蘑菇不断变大，颤动几下，成了和佩吉·苏一模一样的人形。

“很不好受，是吗？”那个人形说，“你当我们的出气筒还没当够？你知道吗？人们开始为你的行为担心了。你令他们害怕。”

“你们干吗不停地跟我作对？”女孩问。

“因为你看得见我们，”隐形人咬牙切齿地说，“你的目光让我们难受，就像在烧我们，我们不喜欢这样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你的眼睛不再看我们，你的生活就会恢复正常？”

佩吉耸了耸肩膀，叹气道：

“可我还是知道你们的存在。”

“起初知道，”那人形纠正说，“但是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你最终会忘掉的。你甚至会说服自己，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。假如你不再看见我们，我们也不再纠缠你了。”

“你是想和我订一个条约，是吗？”女孩问。

隐形人摇了几下身体，由于他保留着佩吉·苏的外形，就

故意扭曲自己的五官，把佩吉弄得很丑，以此为乐。

“没办法，他们控制不住，”女孩想，“即使他们以大使的身份出现，他们也忍不住要玩弄残忍的手段。”

她耐着性子看透明人让她的复制品所受的种种形变：耳朵成了招风耳，鼻子变得愈来愈隆起。接着乳白色的人像飞快地老起来，变成一副老妇的模样，佩吉看到了自己七十岁时会是什么样子。

“没劲，是吗？”隐形人冷笑着说，“你们人哪，真脆弱。一点儿小事就能叫你们死。”

“你提什么条件呢？”女孩打断他，“他们不就是为这事派你来的吗？那么，说吧。”

那怪物重新变为一个不知什么物质构成的圆球。

“假如我们能把你杀掉，事情就简单多了，而且我们早就这么干了。”怪物说，“可是，喏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保护你；所以我们只好扮演外交家的角色，想和你订一个条约。条约简单明了,只有一句话 如果你肯变成瞎子,我们就放了你。今后你再也不会听见有人谈起我们，你将过正常女孩的生活。”

“一个瞎眼的正常女孩……”佩吉纠正说。

“那不是比时时刻刻看见我们搞恶作剧好吗？”隐形人反驳说，“你应该考虑考虑。喏，在那边草丛里，你可以发现一

个带滴管的小药瓶，里面装着一种特别的灵药。你只要往每只眼睛里滴一滴，就会变成瞎子，并且不会感到疼痛，那时我们立刻停止折磨你。”

“你认为这协定公平吗？”女孩发出一声苦笑说，“你不觉得你正在骗我吗？”

“不，”怪物说，“眼睛瞎要比给关在精神病人收容所的单人房间里过一辈子好得多。如果你继续暗中监视我们，你的结局就是进疯人院。想想今天发生的事吧，明天我们可能逼你拿刀去捅你碰到的任何人。你妈妈，你姐姐……”

（他又在撒谎，保护佩吉的魔法不会让她犯这种滔天罪行。）

佩吉·苏走了几步，用鞋尖在草丛里搜索，她看见一个沾满灰尘、好像来自遥远年代的小瓶子。

“这就是我说的灵药，”透明人在她耳边小声说，“只要滴一滴，无须更多。你不会疼的，每只眼睛里滴一滴，你就摆脱了我们。好好想一想吧，这样做很值得。”

“骗子的交易。’佩吉想，一面耸耸肩。然后她用鞋跟一踩，小瓶成了碎片。

她再抬起头时，怪物已经消失，他被佩吉的反应气坏了。女孩认为是回家的时候了，她从玉米地里出来时，迎面碰上她

姐姐朱莉亚从房车营地走来。朱莉亚十七岁，比佩吉大三岁，凭这三岁之差，她就把自己看成大人，可以毫不客气地向妹妹发号施令。

“啊哈！你在这儿。”她尖声喊道，“校长刚刚打电话来，你又被开除了。听说，这次你在黑板上写了脏话骂数学老师？”

她一旦开始，就能用这种声调说上一个钟头。她特喜欢摆出一副年轻女领导的架势，自从她在她工作的快餐店被评选为当月优秀职工那天起，她就有了这个爱好。从那以后，她就梦想能建立一家自己的企业，并且做出肩负着世界重任的样子。她个儿很高，头发黄黄的，过长的鼻子使面孔变丑了。她容易发火，只好常常对着镜子练习微笑，以免惹恼顾客。

佩吉随她激动，不去理会。她知道父母为他们的小女儿感到抬不起头，他们都是朴实的人，很正派，还有点守旧。他们的远大计划就是等两个女儿结了婚，他们就到内布拉斯加去生活，在那儿给自己建一个牧场，饲养马匹度过余生。他们天性不喜欢越出常规，佩吉的“发作”让他们束手无策。

“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，”妈妈常常唉声叹气地说，“她又没交上坏朋友。据老师说，她根本没有朋友。”

“不能这样下去了，”朱莉亚也自动接下去说，并且添油加醋，“她正在把我们家的名声搞臭，同时也在损害我将来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